


● 回憶錄 ●

革命前夕。那時她仍無知勝雪，眼耳通紅，鼻與舌
鎮日與煙火周旋。她自廣闊天地間的雞屎果中抬頭瞥見
幹部們從理想鄉乘著轟轟隆隆的壓路機來了，只為了
配發一把步槍給她以對抗一切形式的虛無主義
小學都沒畢業的她對於這一切形式並沒有具體概念的確也毫不在乎
她心心念念的唯有遭水鬼溺斃的父親前年從香港舶來的那顆蘋果
即使她每次想到日後母親可能的忿懣或重擔時都不能自己
卻也早已下定決心
今後此生只與記憶中姍姍來遲的芬芳為伍前行

後來
喝過他老母親經血的男人帶她從廣州泅泳到香港
當她為男人殺死子宮裡的第五個孩子
當她在油麻地拍下人生中的第一張沙龍照：她托腮淺笑著
頸子纏繞那條是從母親嫁妝處順手牽羊來的假珍珠項鍊
那是她第一次真正深刻地經驗著所謂的負罪感

事隔多年，她把其中一邊的乳房切除
從澳大利亞渡海而來的電台偶像誑哄她訂購通往彼岸的弘法頻道
於是她開始改以矽膠製的精神產品以搪塞歲月凹陷，是的
我目睹她試圖通過種種積極的生活事件以力挽怒奔此岸的狂瀾
她用一張鈔票從魚販手中贖回一尾鯽魚本應多舛的命運
她在天橋上告訴餐風宿露的野鬼們末法時代的證悟過程
她不知時日地反覆抄誦經文焚燼供各路的冤親債主前來吸吮



是的，我目睹她漸與人間不相往來，目睹一個蒼白的生命
如何抵賴過往。塵世凡間別無他法，奈何橋後絕無退路
縱是顛倒夢想，魯迅先生也會堅持切勿驚醒酣睡之人
於是我開始懷抱為她興起一個嶄新邪教的偉大理想
而那些正確的事物將決定，另外一些錯誤的，永遠的
善感的詩人們將窩藏在潮濕的老巢中
纂輯一部接一部頂止遺忘的回憶錄

後來，我親臨哮喘之城的革命前夕。
我的同窗在高樓上一躍而下，我的愛人被迫與圍牆相愛
那些濕熱的秋夜裡，遠方的人們吟唱著逝者潦草疾書的遺歌
而一隻老沙皮狗，從畢打街隧道深處向我悄然走來
我和牠打了個照面，彼此不發一語，也無需言語
牠為街道保守一切不可告發之密：鴉鳴，死蟬的空殼
暗藏在淤沙裡的一小節玻璃斷片，還有這一灘
接一灘在大黑夜下曝曬而死的感官。

事過境遷，我適從於動物本能其中一種必然選擇的求生手段
自一個南方大遷徙至另一個他人口中言及的南方
那天碎步漫遊名山之上，我順手將宏大的金佛拍下傳給她
她來電訴說：退休以後，想搬來和我同住
我猝不及防，回絕如一顆冷硬的鉛球
遠空的如來靜靜測量我著地而後無意義的運動軌跡
沒有拈花卻淺笑著，彷彿深知在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剎那
這區區為人子的禮崩樂壞早已被注定，無從推翻，又或逆轉

是的，我再次目睹一個蒼白的生命如何抵賴過往。
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深刻地經驗著所謂的負罪感